

A B C  
of  
Art World  
艺术世界ABC



# DELAUROIX 德拉克洛瓦

戴陆 著

承续传统而毫无新意者便为传统所湮没，既根植传统又叛逆者则有可能成为未来传统的一部分。





# DELAUROIX 德拉克洛瓦

戴 陆 著

承续传统而毫无新意者便为传统所湮没，既根植于传统又叛逆者则有可能成为未来传统的一部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拉克洛瓦/戴陆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艺术世界 ABC)

ISBN 7-300-05744-6/J·162

I. 德…

II. 戴…

III. 德拉克洛瓦, E. (1798 ~ 1863)—绘画—艺术评论

IV. J2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360 号



艺术世界 ABC

德拉克洛瓦

戴陆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20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9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8 000 定 价 2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引子                   | 1   |
| 德拉克洛瓦的诞生             | 2   |
| 一种名为“浪漫”的主义          | 8   |
| 从《梅杜萨之筏》到《但丁的小舟》     | 25  |
| 《但丁的小舟》              | 31  |
| “绘画的屠杀”——《希阿岛的屠杀》    | 36  |
| 英伦之行                 | 44  |
| 一场狂欢般的殉葬——《萨尔丹纳帕尔之死》 | 49  |
| 马赛曲的奏鸣——《自由引导人民》     | 56  |
| 神秘的东方情结——摩洛哥的阳光与色彩   | 64  |
| 闺阁中的东方女人——《阿尔及利亚妇女》  | 71  |
| 异族的欢娱——《摩洛哥犹太人的婚礼》   | 74  |
| 壁画生涯                 | 78  |
|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 87  |
| 印象主义的先兆              | 92  |
| 色彩大师与“德安之战”          | 96  |
| 浪漫主义的灵魂              | 107 |
| 传统与超越                | 129 |
| 1855年博览会             | 136 |
| 德拉克洛瓦与库尔贝的现实主义       | 140 |
| 圣苏尔比天使教堂壁画的制作        | 153 |
| 晚年的绘画趣味              | 160 |
| 孤独的狮子                | 164 |
| 日记的最后一页              | 175 |

## 引子

巴黎美术学校的一个教室里,这个晚上的开端极为平淡无奇。学生们不慌不忙地来到教室,有高龄的白胡子老头,也有轻浮剽悍的毛头小伙子;有懒散者,也有勤奋者;有机智俏皮的人,也有被嘲弄的对象;有才华出众的人,也有庸庸碌碌之辈……都在等待着模特儿,教室里熙熙攘攘。最后,教师辛纽尔先生进来了。教室里和谐地响起了石笔、炭笔、红蜡笔的刷刷声,正在进行素描课。德高望重的辛纽尔举止文雅,气度从容,像只毛茸茸的熊蜂在教室里绕来绕去,不,是飞来飞去,正在爱抚着五彩缤纷的艺术花朵——自己的学生们。教室里非常安静,只有女模特儿的呵欠,纸上的沙沙声和上了年纪的辛纽尔教师轻微的气喘声划破了寂静。突然间平静的气氛被打破了,原来是由于在高窗台下,画室一角,外貌腼腆、个头矮小的奥古斯特·雷诺阿[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正在画架旁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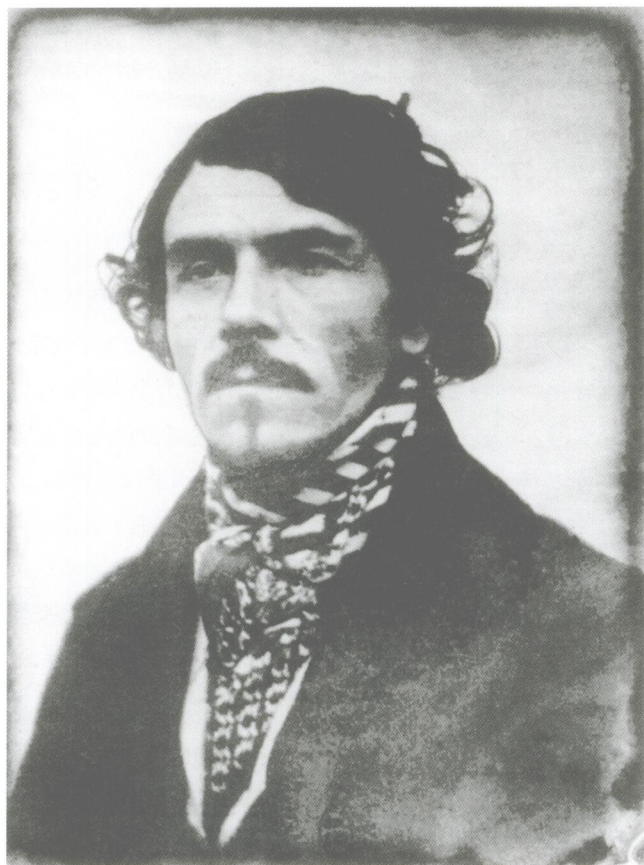
雷诺阿带进教室里来的一幅习作,在墙边放着,被辛纽尔发现了。这张画不大,年轻艺术家却画得生动而明快。

“您休想成为第二个德拉克洛瓦!”被那幅习作的色调激怒了辛纽尔大吼起来,他那副令人尊敬的样子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浸出了汗水,活像宙斯震撼着他管辖的渺小的奥林匹斯山那样大发雷霆。

雷诺阿沉默不语。

这是1863年的事,正是美术学校里闹事的发端者——伟大的德拉克洛瓦寿终的那一年。他老态龙钟,已65岁了。在他垂暮之年,病魔缠身,甚至到了病弱不支的地步,他仍为那些墨守成规者所痛恨。这就是艺术史的逻辑。[《名画的诞生》, [俄] 伊·多尔果波洛夫著, 中央编辑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222页]

德拉克洛瓦肖像照片  
1842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 德拉克洛瓦的诞生

欧仁·德拉克洛瓦于1798年4月26日生于巴黎附近一个叫夏朗东·圣·莫瑞斯（Charenton Saint-Maurice）的地方。也就是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诞生后七年，而巴尔扎克才诞生几个月的时候。此时，与他争斗了一辈子的安格尔已经18岁了，正在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大卫在巴黎的画室里学画。

欧仁·德拉克洛瓦是查理·德拉克洛瓦家最小的孩子。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灾难不断。他曾因不慎被倒吊而差点勒死；后来又曾因一阵莫名其妙刮来的风，吹得烛苗乱窜而

引燃了蚊帐，以致在德拉克洛瓦的背上留下了永久的烧伤。他甚至因仆人的失手而被抛入海中，险些淹死。我们当然不能说，早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已显现出他对他后来画面中的那种绿调子的迷恋，但他确实喝下了父亲用于刷地图的一罐铜绿，以致中毒。一次，女仆带他上街，一个疯子拦住他，在乱发了一通癫疯后，便指着他尖声叫道：他将会成为名人，但他的命运是最坎坷、最受折磨的……

德拉克洛瓦是在马赛长大的，法国南方强烈的阳光和澎湃的潮水，对他后来浓烈的光与色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年时，德拉克洛瓦的家境十分优越，他成长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里。父亲查理·德拉克洛瓦是位律师和外交官，还曾积极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后来当上了法国驻荷兰大使和马赛总督，1805年死于波尔多。德拉克洛瓦的母亲维多阿·欧本，出身于著名的工匠人之家，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母亲对音乐的爱好直接影响了幼年时代的德拉克洛瓦，音乐在他的生命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父亲去世后，他与母亲在巴黎相依为命，直至1815年母亲也离开了他。而他的舅舅莱什奈(Henri Francois Riesener, 1767—1828)是著名画家大卫的门生，自身也颇有成就。德拉克洛瓦对他是很崇敬的。他不仅发现了德拉克洛瓦的艺术才能，还引荐他于1816年进入巴黎美专盖兰(Pierre Narcisse Guerin, 1774—1833)的画室学习。在当时，盖兰是法兰西画派最成熟的画家之一，他是新美术学院理论上的代表人物。

左图：德拉克洛瓦的父亲理查·德拉克洛瓦像

右图：德拉克洛瓦的母亲维多阿·欧本像



德拉克洛瓦在  
夏朗东·圣·  
莫里斯的住所  
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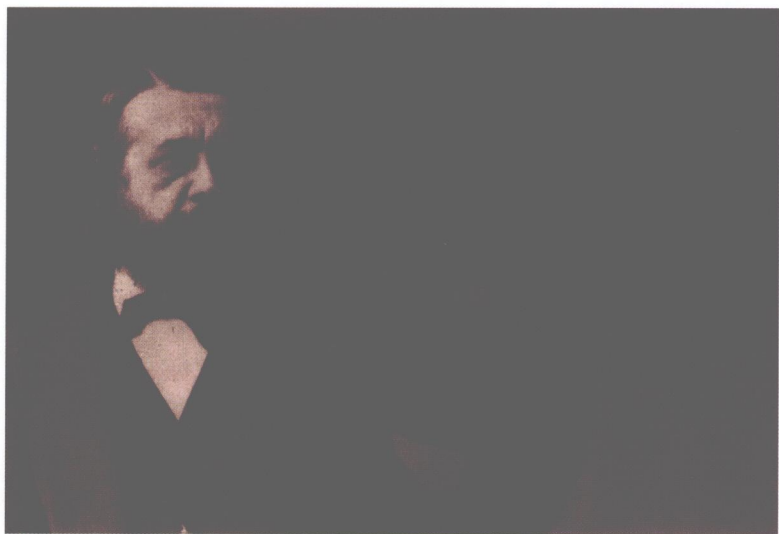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要补上一句的是，在德拉克洛瓦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初期，法国艺术的主流正是以大卫为典范的新古典主义艺术。1816年到1822年间，在盖兰的画室中，德拉克洛瓦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新古典主义的绘画训练，此外他还多多少少接受了些颇为严格的风景画训练，尽管这种训练在新古典主义那里只是为了作为历史画和风俗画的背景出现的。在那里他认识了浪漫主义先驱席里柯，后来又逐渐与历史画家格罗（Antoine Gros, 1771—1835）和肖像画家席拉尔（Francois Gerard, 1770—1837）有了交往。

母亲去世后，17岁的德拉克洛瓦成了个并无积蓄的孤儿。家产都因姐姐和姐夫的法律纠纷而耗光，德拉克洛瓦的日子越发清苦。1822年9月与哥哥住在乡间的时候，德拉克洛瓦开始写起日记。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日常生活、朋友会见、爱情生活、日用开支、绘画技法上的心得以及未来的创作计划等等。在法兰西的美术史上，德拉克洛瓦的日记几乎和他的画一样著名。这确是一本真实地写给自己，用于自我反悟的日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德拉克洛瓦那变幻莫测的情思和思绪上的激变。日记直白地袒露了他内心世界的困苦与

法国马赛  
迷人风光

斗争，他的弱点与坚定的意志，他对爱情的追求、渴望、忍耐与节制，向我们呈现出一个一会儿自信得意，一会儿又失望沮丧，一会儿畏缩不前，不断地自我责难，一会儿又兴奋鼓舞、充满斗志的青年的成长历程。他的生活经历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奥利弗。只是他火山般的热情与坚强是无与伦比的。左拉在评述他说：“他的调色板总是沸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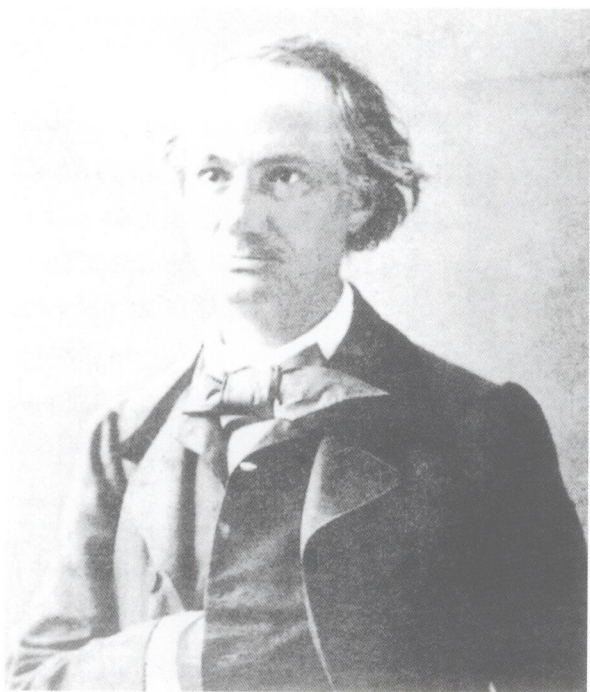
对于德拉克洛瓦的生父是谁，却是段秘史〔德拉克洛瓦的父亲查理·德拉克洛瓦曾于1797年9月做了一次大手术，而德拉克洛瓦恰是这场手术后七个月出生的。按照医学观点，并根据当时那次手术资料的记载，德拉克洛瓦不可能是查理·德拉克洛瓦的孩子。据西尔维茨特的研究，德拉克洛瓦在世时，曾谣传他是塔列朗的孩子。此说法得到大多权威人士的认同。在保罗·雅莫的《浪漫主义与艺术》一书中，有对此问题的具体论证〕。当时人们有种传言，说他的生父正是当时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著名外交家——莫利斯·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Talleyrand)。这一点首先在两人极似的外貌上得以印证。此外，德拉克洛瓦骨子里那热情奔放的艺术特质及无限狂野的想像力，尤其是那激昂的演说才能，也无不显示着这位极富魅力的绅士的影子。而德拉克洛瓦那些当时曾被强烈指责、唾弃为不合体统与常理的作品，却会在沙龙里照常展出，甚至被国家收购，都似与这位神秘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即使政府美术部的人强烈抗议，气得跳脚，德拉克洛瓦



德拉克洛瓦的  
好友戈蒂埃

也能得到一些国家委派的重任,而这一切都是他的老对头安格尔所梦寐以求的。就在一片叫骂声中,政府依然收购了《但丁的小舟》,1824年政府又以6000法郎收购了《希阿岛的屠杀》,我们知道这幅画当时是遭到何等谩骂的。

德拉克洛瓦有两位知音: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戈蒂



波德莱尔像  
卡贺贾特摄

埃(Theophile Gautier)与波德莱尔(Charle Baudelaire)。波德莱尔是与德拉克洛瓦肝胆相照,并具有同等天赋的人。在沙龙上他曾屡屡撰文推崇这位画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为他辩护。在德拉克洛瓦死后不久,他执笔对德拉克洛瓦的艺术创作所进行的深刻的剖析与总结,在艺术史上更是功不可没。

在德拉克洛瓦的胸腔中涌动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他以火焰般的笔触、旋舞般的律动、喷涌的鲜血般滚烫的色彩来宣泄他的热情,但在这烈火般的激情下又蕴涵着一种冰冷的绝望、一种忧郁的痛苦。这正造就了他——一种壮美的悲怆。

## 一种名为“浪漫”的主义

曾经，一种名为“浪漫”的主义，掠过历史上的19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弥散了整个欧洲。在那个风云动荡、风雨飘摇的革命岁月中呼唤着大的风暴。

1765年，皮埃尔·巴特——一个在德国莱因省工作的法国建筑师曾放言：“今天的巴黎对于欧洲所起的作用可与希腊在最兴盛时期的作用相比：巴黎为欧洲输送艺术家。”  
[《欧洲绘画史——从拜占庭到毕加索》，[英]德·斯佩泽尔、[英]福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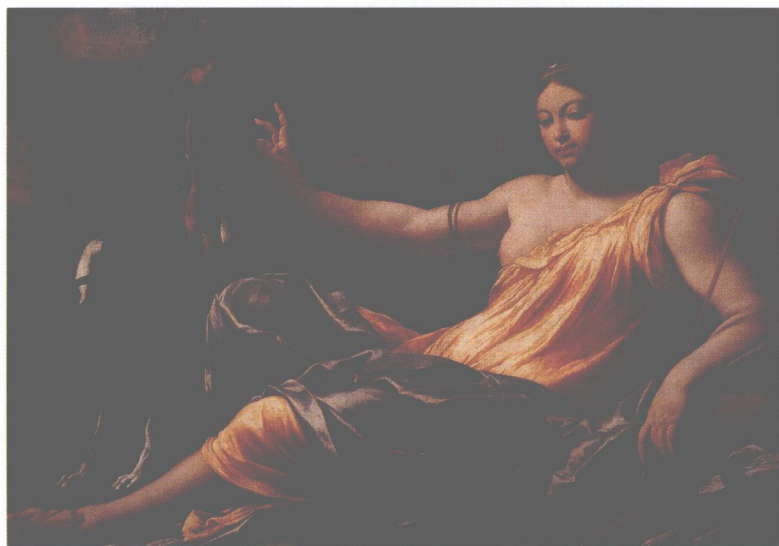
莫里埃在向他的  
仆人读他的  
剧本《森林》  
卡尔·施洛瑟

著，路曦、万明、吴依才、邵小宁译，平野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195页] 确实，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在欧洲艺术领域已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在那漫漫的一个多世纪中，法国就像一粒明珠，将它秀润、温雅的光泽投射到欧洲的每个角落，即使是拿破仑与接连不断的革命动荡也未曾阻隔住这束光线。在那个年代，法国的艺术大师们承担着来自各国的定件——德国、波兰，甚至俄国与意大利；此外他们还肩负着对各国送来的艺术人才进行专业训练、深造的责任。为溯清这一切辉煌形成的源头，我们便要从17世纪，那个骄傲的“太阳王”[17世纪中期，法国封建割据严重阻碍国家振兴。“太阳王”路易十四掌权后，强化统治，使法国成为欧洲霸国]的时代说起。

17世纪被法国称为“伟大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出现了像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等一批著名的作家——德拉克洛瓦曾不断地对拉辛、拉封丹等人作品中的完整、简练与条理性予以盛赞——更是由于法国绘画的辉煌在这个时代已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17世纪初的法国艺术仍从属于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直到路易十三的首席宫廷画师西蒙·武埃(Simon Vouet, 1590—1649)创作出有别于意大利的法国巴洛克样式，那是一种将

黛安娜  
西蒙·武埃  
油画画布  
102cm ×  
141cm  
1637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亚森特·里戈

油画画布

277cm ×

194cm

1701 年

法国卢浮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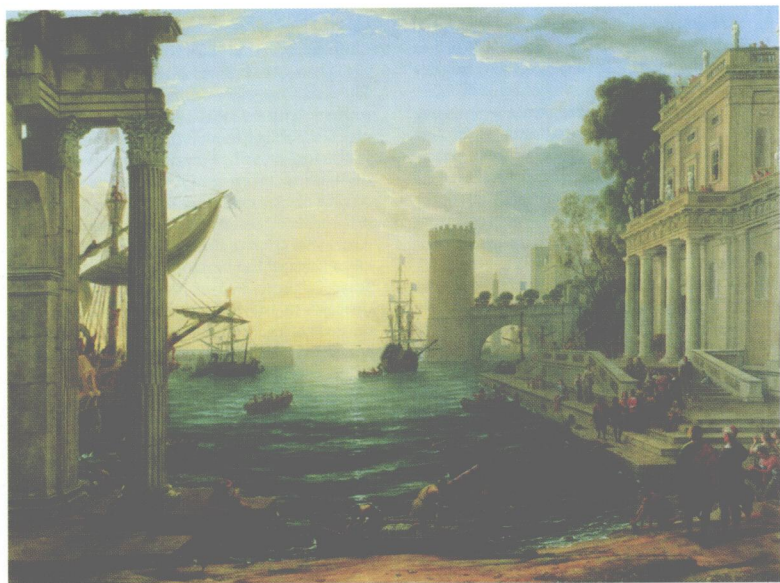
意大利巴洛克的色彩、气氛烘染及情绪表达与法国古典情趣的偏好相杂糅的艺术。后来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的崛起,开启了法国艺术黄金时代的大门。他建立起一种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追寻理性与严谨,静谧细腻而又不失巴洛克时代激荡与雄壮的古典主义样式。到了1661年,那个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上台,这个雄霸欧洲的君主,将法国艺术逐渐推至高峰。他确立起一种严正、高贵的,将现实裹上神话外衣用于歌功颂德的宫廷古典主义,他不断地征集和订购绘画作品



来装饰凡尔赛宫及王宫城堡，以此宣扬国家的伟大与强盛。凡尔赛——这个雄浑庄重的殿堂至此成为法国巴洛克时代的象征，那时的巴黎和凡尔赛正在取代罗马成为欧洲文化艺术的新的中心。而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 1619—1690）——这位对所有受雇来装饰凡尔赛宫的画家、雕塑家和装饰画家进行监督的负责人，并作为多项装饰艺术创作工作的领导者，于1663年出任皇家绘画雕刻学院院长，他确立起一套严格的古典主义艺术教育制度——将古希腊艺术推至首位，逐渐将各种艺术纳入他所指示的轨道。至此，法国的艺术便开始正式并入古典主义道路。尼古拉·普桑与欧斯塔歇·勒修埃（Eustache Le Sueur, 1617—1655）创立了“历史画”，这个画种在后来大卫、席里柯、德拉克洛瓦那里仍在延续。而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 1600—1682）作为伟大的风景画家，其技法上的突破无疑为19世纪柯罗、米勒、马奈、莫奈、雷诺阿的出现及法国风景画领军地位的形成做好了准备。路易·勒南（Louis Le Nain, 约1593—1648）和若尔日·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 1593—1652）作品中那种平静而节制的充满人性的现实主义，我们

巴黎附近的  
凡尔赛宫  
路易·勒瓦和  
朱勒·阿杜  
安-芒萨尔  
1655—1682年





示巴女王登船  
克劳德·洛兰  
58.25cm ×  
76cm  
1648 年  
伦敦

在后来的米勒、库尔贝、杜米埃、德加的作品中仍可见到。正是这些艺术大师为18世纪和19世纪法国艺术核心地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致每当日后法国艺术家要对抗学院派或寻求新的灵感时，他们便会去追忆这些先驱。[参考《欧洲绘画史——从拜占庭到毕加索》]

18 世纪的法国绘画之所以能取得领军地位，是由于它把握住了时代的精神。18 世纪的欧洲正步入繁荣，那是一个纵情享受愉悦的世俗生活的时代。法国欧洲霸权的确立，使统治者与贵族们开始洋洋自得，他们沉迷于在沙龙或舞会上的附庸风雅或谈情说爱，这种宽松、奢侈、安逸的情调蔚然成风，并很快渗透到艺术领域。“宫廷古典主义”那种艰涩的巴洛克英雄主义绘画开始为艺术家与公众所反感——这种倾向早在路易十四晚期就已显现，直至 1715 年路易十五即位，他的情妇蓬皮杜夫人和杜巴莉夫人的趣味开始左右起宫廷，使美化妇女成为压倒一切的艺术风尚，此后一种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的被称为罗可可的艳情艺术兴起。它赞美上层社会男女享乐的生活，画面中对为满足感官愉悦的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形象、精美华丽的装饰、寻欢作乐的风俗场景的描写使这种绘画不免显得浮华做作，但它那法国式的轻松优雅

与古典主义表现圣徒痛苦的殉难相比,确显愉悦亲切。18世纪中后期是罗可可宫廷艺术盛行的最后阶段,在1789年[18世纪末,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第一次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上台(1789年7月14日至1792年8月)。1792年8月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攻占了王宫,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吉伦特派上台(1792年8月至1793年5月)。国民公会开幕,取代了立法会议,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初处死路易十六。1793年5月底至6月初巴黎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倒了吉伦特派,将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推上统治地位,大革命进入高潮。1794年,为清除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维护共和制,保护革命成果,建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月党人发动政变,处死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大革命结束。法国大革命历经五年,迅猛异常。巴黎人民的三次起义一再挽救和推动了革命,结束了法国封建统治,具有世界意义]那场断送了没落旧贵族的大革命后,罗可可风光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推翻封建统治的呼声高涨,资产阶级已形成自己明确的思想理论,启蒙主义的先驱卢梭[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启蒙运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法国封建

方块A的作  
弊者  
拉图尔  
油画画布  
107cm ×  
146cm  
约1635年  
巴黎卢浮宫美  
术馆藏

